

秋日清供

章铜胜

秋日，清淡雅致，宜于在客厅、书房，摆放一些果叶花枝作为清供，亦作雅赏，不失秋日之趣。

周末，去山里远足，登顶远望，风清云淡，好不惬意。此行，在山林间发现一株野柿树，便折了几枝野柿树的枝条，枝上挂着一串野柿子，有青、有黄，也有半青半黄的柿子，野柿子小，比大一点的玻璃球稍微大一点儿，成串的柿子，很好看。回来，将一串柿子挂在书房的笔架上，一串平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素白瓷盘里，都有画意。

夜里读书，累了，抬眼看那串挂着的柿子，柿子上挂着粉白的柿霜，就觉得耐看，那些柿子会慢慢地变黄、变红。柿子的意思也好。两年前，搬新家时，买了几幅齐白石小品的复制品，其中一幅画的便是秋柿图，那样写意的橙黄的柿子，墨线勾着柿叶，画的右上角题着“事事如意”，生活也应该有些粗枝大叶的随意。记得搬家前，二姐也送来了好几串小小的野柿子，放在家里，也是借了柿子那样好的寓意的。现在，再看摆在书房和客厅里的那两串野柿子时，心里竟洋溢着一点点的幸福感。

秋日清供，不宜过于素淡。去郊外，我喜欢采一些野菊花回来，插满一个鼓腹窄口的陶罐，陶罐的釉色是深褐色的，显得稳重。野菊花小而繁，罐口的一丛野菊花，像一个半圆堆在上面，花那样多，就像一个微缩的丰收的谷仓，堆得满满的。野菊耐看，花黄若金，菊叶的颜色深浓，近于墨绿，自然的配色就极好。将插满菊花的陶罐放在楼梯转角处，窗口的阳光从竹制窗帘的缝隙间漏下，一缕缕地洒在菊花和陶罐上，光线慢慢地移动，在明暗之间，令人心生安稳。

荷塘里的荷叶，在秋风中枯了、折了，如一池残兵，丢盔弃甲、折戟沉沙，此时惹眼的是莲蓬。去水乡时，采几个莲蓬，特意嘱咐老乡，莲蓬要留出长长的梗。回来，将莲蓬剪成长短不一的样子，插在高高的玻璃瓶里，放在宽大的书桌上，看着它们由青色变成灰褐、干枯，仿佛看见了时光的流逝。莲心微苦，莲子清甜，不用尝，也能想象得出来。莲子也如生活吧，微苦的日子，也总能给我们带来时光清甜的记忆。

秋天，我还喜欢收集一些叶形好看，或是叶色艳丽的树叶，装在一个大盘子里，放在书桌上，任其缤纷，任其妍丽，那是一个小小的秋叶的世界。盘子用很大的乳白色瓷盘，是特意买来放东西的。春天放一些花，夏天可以放瓜果，秋天就放一些树叶。树叶散乱地放着，有叶色已黄叶脉仍绿的梧桐叶、紫红的鸡爪槭的叶子、黄的青的银杏叶、深红的乌桕叶、砖红的一小枝水杉叶、将要黄的柳叶。那些叶子是一路上的遇见，随意采来，都摆着看了一段时间，看过了，也就释然了。待叶子枯了，不忍再看时，就将它们埋在花盆里。

在茶几上，有时也会摆上几个小南瓜，南瓜都不大，碗口大小的南瓜，有黄色的菜南瓜，也有青皮上有些小黄点的板栗南瓜。南瓜买回来，先摆着看几天，再蒸着吃，或是煮粥，好在都不耽误。南瓜的旁边再放两三个辣椒，红色的形状弯曲的长辣椒最好。看书累了，或是闲着无事时，我总喜欢将那些南瓜和辣椒换着不同的位置，摆来摆去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们，就像一个孩子在玩他的积木一样，总是不能十分的满意，又总能找到新鲜的趣味。

晚稻收割后，我家的墙上总会挂着几大把晒干了的稻穗，那是爷爷的宝贝。稻穗上的枯叶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浅黄的稻秆用草绳扎了起来，挂在墙上的铁钉上，稻穗向下挂着，有一个很好看的弧度，一排整齐的稻穗，少时有三四把，有时候会多一些。我喜欢抬头看着那些稻穗，爷爷发现我看这些稻穗时，眼里总是笑咪咪的，我不太清楚其中的缘由。

墙上挂着的稻穗，是爷爷选留的稻种，对爷爷来说是来年丰收的希望，是无比珍贵的东西。那些稻种，是爷爷的秋日清供吗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也许不识字的爷爷连清供这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但爷爷对墙上稻穗的那份情感，却是超越任何清供之于我们的意义。我相信，那些稻穗就是爷爷的秋日清供，挂着希望，也挂着梦想，沉甸甸的。

秋日，摆上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一点趣味和欢喜，多好。



策马扬鞭

李海波
摄

阿黑之死

裴东升

早上，忽闻阿黑死了，我心头便陡地一个痉挛。

西山墙的滴水坡上，阿黑伏在那里，脊背微微弓起，和平时睡着了一样。忙趋近仔细一看，一泓浑浊的液体早在阿黑的嘴角凝住了。阿黑真的死了，我想！

几个邻居异口同声地说，怪不得昨天晚上听到许多狗在叫，乱糟糟的，好像是十二点多了。不用说，阿黑是被药死的。可这是在夏天啊，药狗的一般都是在冬季；而且，阿黑又没有被带走，莫非仅仅是蓄意来要阿黑的命吗？不对啊，阿黑很温顺，从不和人作对，也不惹事，谁和它过不去呢！难道……不行，得报警！

阿黑毛色非纯黑，而是黑白间杂。刚抱回来时，尚不满月，我们全家甚为欢喜，像是未曾生育的夫妻忽然领养了一个婴儿似的。为唤起来方便，当日我就为其取名曰阿黑。那还是在去冬，为了防寒，我使用一只烟箱为阿黑裁制了一所小小的房子，里面又铺上几层棉布，随即又小心翼翼地把它置于门前的走廊里。如是，阿黑睡进去不但暖和，还可避风雨。邻居见状都笑我说，你可真仔细，把这狗窝搞得像模像样的。

自此，一日三餐，我们总不忘给阿黑留一些鱼肉荤腥，最简单的也是肉汤拌饭。吃饭时，阿黑总是准时趋之桌边，或围着转悠，或伏在地上，却常常昂着头，眼巴巴地盯着我们，以期我们的施舍。看它那一副馋相，再吝啬的人立马就会慷慨起来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阿黑的伙食差不多就和我们同等了，只不过是就餐方式各异，我们是坐餐桌边，阿黑则只能伏地上。

邻居们来串门，常不由地感叹道：嗯，阿黑真是好福气！阿黑和你们家真是有缘啊！阿黑能到你们家，算是投对胎了……

平素在家里，一时不见阿黑的身影，我们就会猛地一惊，阿黑呢？得到确切的下落，我们才会松下一口气来。更多的时候，听到我们的问话，阿黑就会从某个地方箭一般地蹿过来，朝我们摇头摆尾一番，随即便依依地伏在我们身边，像是一个归队的士兵。

为了和阿黑逗乐，儿子特意买了一百副薄手套，有事没事就戴上手套，把阿黑招到近前轻轻地摩挲。阿黑也真懂得享受，不断变换着姿势，任凭儿子无微不至的爱抚，常常一不小心就弄得四脚朝天，看上去好生不雅！

我也喜欢和阿黑玩，其间总要常识性地训它几下。阿黑接受能力强，它先是眨巴眨着眼睛，摇摇头，两只大耳朵也随之啪啪地摆动，但没几下就明白了几个不同的指令。

在我们精心呵护下，不到半年时间，阿黑都快长成一个靓仔了，而且四肢匀称，体态矫健，凡见者都赞其漂亮！每闻此言，有人便啧啧一

笑，不就是一条狗嘛，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！

是的，是一条狗，可狗通人性啊！每当我们于门口坐定，俄尔便觉得脚边痒酥酥的，低头一看，阿黑何时已伏在边上了。它伸着前爪，舔着舌头，不时地仰头看看你，像是在候命一般。尤其于我，它就更黏糊了，每每进出之际，它总是远迎远送，那种欢呼雀跃的神态真是可爱极了。遇到陌生人来的时候，阿黑就会迅疾冲过去，但它从不伤人，见我和来人打招呼时，它随即就跟着亲近起来。

不光对人，阿黑对别的狗兄狗弟也十分友好。常常见它低头大快朵颐时，几个不速之客就会不声不响地尾随而来，及至近处又开始踟蹰不前了，只巴巴地看着阿黑的饭钵。这时，阿黑就慢慢地退到一旁坐着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客人，一边则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巴。

唯一让我们淘气的是，阿黑喜欢衔鞋子，时不时地就从门前晾着的一排鞋子中衔起一只，至不远处便放下来，接着便不断地衔起又放下，或是用前爪不停地踢着掬着，如此反复，乐此不疲，好像那鞋子是它喜爱的玩具一样……

几个警察很快来了。他们围着阿黑看了看，又在现场仔细巡视了一番，却终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。他们分析说，阿黑是在被诱毒后回到家门口的，药狗的人不敢靠近才保全了它的全尸。

诱毒？阿黑怎么就失了警觉呢？几个警察微微一笑，药狗的人，防不胜防呢！末了，他们就若无其事地说，哎，也就是一条狗，查出来又能怎样呢？算了吧。

阿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！

儿子久久地偎在阿黑的身边，哀伤而无奈地瞅着阿黑冷硬的身体。

女儿打电话回来了，一个劲地追问，阿黑怎么死的？怎么没看好它啊？！

我非佛心，而阿黑之死，却让我甚为悲悯！半年时间的朝夕相处，阿黑已然成为我们家的重要一员，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；而且它忠心、听话，这一点就是人也不能都做得得到；它还富有人性，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；退一万步说，阿黑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类，它也应该有它长长的一生啊……所有这些，药狗的人想到过吗？

在村边自家的一块田角边，我们给阿黑入土为安了。

母亲和妻子一边忙活着，一边仍旧不住地念叨着谁谁这么狠心，这么缺德啊！阿黑招惹谁了啊？谁谁怎么能下此毒手啊！

几个邻居过来劝说道，哎，你们还是歇歇气吧，不就是一条狗命嘛！

母亲丧着脸说，狗命？！狗命也是命啊！